

红人堂·张存

# 再见,“二妹子”



陶玉玲在《柳堡的故事》里扮演“二妹子”。

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二十年前与她的一次相遇,心情至今难以平复。

那时,镇海炼化邀请一些老艺术家来演出。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,特意提前抵达剧院,还带上了新买的尼康D90相机,期盼能留下与偶像相遇的珍贵瞬间。

距离演出开场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,邻座的观众在窃窃私语:“听说这次有陶玉玲,就是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里扮演二妹子的那位艺术家。”

“陶玉玲”三个字传入耳畔,我瞬间无比兴奋,再也坐不住了——那可是我敬仰已久的偶像!我背上相机,匆匆离座,急切地走向后台,满心都是欢喜与期待,全然没有想过,若是遭到拒绝,会是怎样的尴尬境地。

我来到后台的休息室门口,怯怯地朝里张望,只见几位演员正坐着休息、聊天。我一眼就看到了陶玉玲,她正优雅地坐着,气质温婉,神态从容。

我鼓起勇气走到她面前,小声说道:“陶老师,我非常喜欢您扮演的角色,请问能和您合一张影吗?”

陶玉玲缓缓站起身,语气温和又亲切:“好啊,小伙子,你说在哪里拍,我都配合你。”

“那就在中间吧,这里光线亮些。”我连忙回应,随后请一位年轻的演员帮忙拍摄合影。

那天,她穿了一件大红的方领毛衣,肤色白皙,戴着一对珍珠耳环,更显端庄高贵;她的笑容温暖而明媚,眼角的皱纹也显得柔和。反观我,却因过度紧张而显得拘谨,笑容腼腆,可心里却满是得偿所愿的欢喜。

她在台边候场的时候,我并

2026年新年伊始,我刷到了陶玉玲逝世的消息——2026年1月15日,这位可敬可爱的老艺术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,享年92岁。我的心一下子被抽紧了,那种难受与不舍,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


作者和陶玉玲的合影。

没有离开,静静站在一旁注视着她。只见她神情专注,低声反复背诵着台词,一遍又一遍,一丝不苟。

她深耕演艺事业一生,出演过无数经典作品,却依旧以最严谨、最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场演出,不曾有过半分懈怠。什么叫好演员,什么是老艺术家的高尚品格,我在这一瞬间,找到了最真切的答案。

陶玉玲在阵阵热烈的掌声中,缓缓走上舞台。她深情回忆起1959年国庆招待会上,周恩来总理接见她时说的话:“你的二妹子演得很好啊,不要骄傲。”这句话,她铭记了一辈子,时刻警醒自己谦逊前行、不忘初心。彼时已年过古稀的陶玉玲,说话依旧特别甜,话音未歇,台下掌声如雷,经久不息。

我翻出那张二十年前的合影,落泪了。“九九那个艳阳天哟,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。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,蚕豆花儿香哪麦苗儿鲜”。世上再无“二妹子”,唯留光影在人间。

记得当年的那场演出,还有《英雄儿女》中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先生,我们也合了影。如今,刘世龙先生已于2017年逝世,陶玉玲先生也悄然远行……但他们饰演的经典形象却始终挥之不去,依旧鲜活如初,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



可欣赏全文  
扫描二维码



《大侠霍元甲》剧照。

红人堂·虞燕

# 永远的陈真

得知梁小龙先生去世的消息时,我正在参加一个文学沙龙,彼时,世界有一瞬间的静默,一段旋律混着滋滋的电流声,从记忆深处涌上来——“昏睡百年,国人渐已醒……”这首歌一起,脑海浮现的是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荧屏上雪花点比画面还密,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,鼻尖几乎要贴上那层玻璃。

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周边的人搬了竹椅、板凳,围住一台电视机。屏幕里,《大侠霍元甲》正播得如火如荼。

我觉得霍元甲帅极了,一身白长衫,眉目清朗,儒雅、正派,打起迷踪拳来行云流水。陈真呢,不帅。衣服是深色的,短打,不如长衫飘逸,却利落得像一把随时要出鞘的匕首。脸好像一直绷着,紧抿的唇,拧着的眉,看人时眼神像钉子,硬邦邦地扎过来,没什么笑意。

霍元甲是光风霁月的白昼,他便是沉默坚硬的夜晚。他话少,行动却多。他的拳脚没有那么多花样,直来直往,虎虎生风,每一式都带着股要把地板踏裂的狠劲。他叫霍元甲“师父”,那一声里,有不言而喻的忠与义。

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版图上,霍元甲是一座丰碑,端正、恢弘,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体面与尊严。但陈真不同,他是一把出鞘的、带着缺口的刀。他的魅力,恰恰在于那种“不完美”的棱角与灼人的温度。

他来自市井,背负着更深重的痛,他的武,不是飘逸的艺术,而是求存与复仇的利器。他的忠,不是对礼法的顺服,是滴水之恩以性命相报的江湖赤诚。他的所有

情感——爱、憎、忠、愤,都纯度极高,棱角分明,这份充满缺憾的、带有毁灭性美感的忠义,可能比完美的英雄形象更深入人心。

几十年光阴,电视从黑白到彩色,到超薄,到挂在墙上成一幅画。江湖夜雨,武侠世界里风流云散,梁小龙之后,银幕上出现过众多陈真,有的更英俊,有的武功更炫目,但那些都不是我们的“陈真”。倒不一定是后来的演员不够好,而是那个上世纪八十年代黑白荧屏上沉默的背影,已经像一个烙印,早就刻进了我们的DNA里。

“陈真”两字也早已超越了一个虚构的角色,成为一个时代的“情感符号”。他浓缩了改革开放初期,一个民族急于摆脱积弱形象的集体心声。我们在他身上投射的,不仅是对英雄的崇拜,更是对自身力量的期待与想象。

如今,梁小龙逝去,一个时代远去,但“陈真”永在,他会在无数人的记忆里一次次显影。



可欣赏全文  
扫描二维码